

子通 主编

鲁也

横眉冷对千夫指

俯首甘为孺子牛



评说八十年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子通 主编

鲁迅

横眉冷对千夫指

俯首甘为孺子牛

评说八十年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鲁迅评说八十年 / 子通主编. —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04. 11

ISBN 7-80120-879-X

I. 鲁... II. 子... III. 鲁迅 (1881~1936) - 人物研究
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04960 号

● 鲁迅评说八十年

主 编 / 子 通

责任编辑 / 张海元

装帧设计 / 迷谷设计室

责任校对 / 秦 真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640×960 毫米 1/16 开

印 张 / 32

字 数 / 500 千

印 刷 / 北京银祥福利印刷厂

版 次 /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/ 5000 册

书 号 / ISBN-7-80120-879-X/I·120

定 价 / 36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邮编: 100029
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 传真: (010) 64439708

在现代中国的鲁迅夫子

——代前言

金宏达

在一个民族进行新的文明建设时，不可没有据以凭借的精神资源。对于今天的人们，鲁迅——他的作品和思想遗产，不必抬到“吓人的高度”，然而，视之为一项重要的精神资源，大约总是言之不过的。

诚然，决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如他，在一个风雨如晦、黑暗如磐的社会环境下，满怀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悲壮豪情，面对吃人的历史，发出震聩发聋的“救救孩子”的呼喊。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如他，自己“背着因袭的重担，肩住了黑暗的闸门”，将后代人放到“宽阔光明的地方”去，且竭力号召着：“这人肉的筵宴还排着，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。扫荡这些食人者，掀掉这筵席，毁坏这厨房，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！”

也决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如他，一直高举“科学”和“民主”的大旗，与形形色色的“拦路虎”搏战，奋力推动历史的新潮，向着扑面而来的欧风美雨，登高一呼，力倡“放开度量，大胆地、无畏地、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”，“运用脑髓，放出眼光，自己来拿！”一面又精心地“择取中国的遗产”，“融合新机”，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打开一条新的生路。

决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如他，以一种空前的清醒与峻烈，洞穿而犀利，击破“瞒和骗”的迷障，将我们民族的“苦”与“病”深刻地绾结起来，毫不留情地直面和揭出我们种种的“国民病”，以坚持不懈数十年的社会文明批评，“真诚地，深入地，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”，带领我们民族进行历史与现实的反省，重铸我们的“魂”。

也决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如他，始终不渝地站在被压

迫的民众一边,感受与同情他们的不幸与痛苦,投入并共谋他们的抗争与新计,大无畏地面对屠刀和枪弹,讴歌“真的勇士,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,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”,切实指导“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,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”,并将衷心的赞美投给一直坚持到底的堪称“民族的脊梁”的优秀中国人。

“览遗籍以慷慨”,今天,我们的身边读物如潮,几曾还能见到这样慨当以慷、壮怀激烈的文字?我们如何能相信,在一片软性的、被污染的氛围中,再造中的民族的心灵会得到健康的滋养?而当由于信仰缺失,国人某些道德精神病症在恶性发作,并危及社会生态和人们的生存环境的时候,我们又岂能不再次想起鲁迅严峻而忧虑的目光,并深深感到他的精神遗产之伟大,他的意义之不可或缺?

一位西方政治家说过,一个民族不仅通过它所造就的人,也通过它给以荣誉的人和它所铭记的人展示自己。中国人民不会舍弃鲁迅,中华民族的历史造就了他,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,他所映照的历史,并不于他逝世那时终结,我们读他的文字,常常会或惊叹于预见的正确,或讶异于历史的重演,或愤恨于痼疾的难除,直以为它们就写在近日。尤为重要的是,人们还在曲曲折折之中,看见了不懈的质疑与求索,抗争与奋进,看见了照耀在中国人前方的永不熄灭的理想的光,看见了无量数的志士仁人的前赴后继的步履和一颗颗激跳的心。从我们民族“展示自己”的意义上说,鲁迅也是无可替代的。

伟人身后之被利用,几乎是一种宿命。当年鲁迅写《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的时候,是未必想到自己也会被人当成“敲门砖”或其他什么物件的,但是鲁迅之在现代中国,与孔夫子全不一样,这就是因为他们和民众的关系并不一样:“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,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,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,为民众本身的,却一点也没有。”他老人家的庄严高亮,仅是权势者用种种的白粉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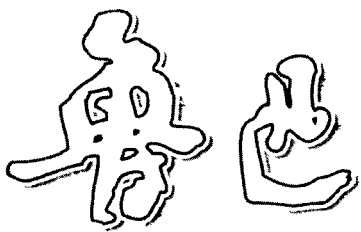
妆出来的，“中国的一般民众，尤其是所谓愚民，虽称孔子为圣人，却不觉得他是圣人；对于他是恭谨的，却不亲密。”而鲁迅则不同，他的文字，有它们自己赤金般的质地和生命。总会有许多的人，因为懂得，所以珍惜。

然而，无可讳言，消解和毁坏无所不在，可怕的是，我们甚至并不知道有多少资源（自然的、社会的和精神的）可供任意挥霍和毁弃，即使是我们不太愿谈的“偶像”，而“偶像”也是一种资源！对于鲁迅，当然不应只做“偶像”的崇拜，他的精神风骨，毋宁是我们民族闳丽殿堂的栋梁，没有了众多“偶像”，殿堂里会空空落落；没有了坚实栋梁，殿堂则岌岌可危！缘于“厌恶和尚，恨及袈裟”，对“造神”的反感，经历历史的反思再反思，相信总会归于理性的澄定。

善哉！

2004年5月11日于北京





评说八十年

在现代中国的鲁迅夫子 金宏达 /1

自序

《呐喊》自序 鲁迅 /3

俄文译本《阿Q正传》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鲁迅 /8

忆念

学者鲁迅 林语堂 /13

我对周豫才(即鲁迅)君之追忆与略评 钱玄同 /19

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陈独秀 /24

永在的温情 郑振铎 /26

忆鲁迅先生 孙伏园 /33

悲痛的告别 胡风 /39

回忆鲁迅 郁达夫 /45

回忆鲁迅先生 萧红 /64

十四周年祭 陈毅 /93

有的人 臧克家 /94

记鲁迅先生 唐弢 /96

追记鲁迅先生 黎锦明 /104

我的记忆 孔另境 /111

怀想鲁迅先生 王冶秋 /11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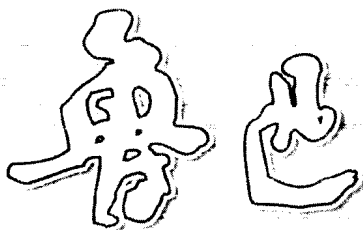
怀亡友鲁迅 许寿裳 /127

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 巴金 /130

忆念鲁迅先生 黄源 /136

忆当年,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! 曹靖华 /143

回忆我和鲁迅的一次见面 许杰 /148



评说八十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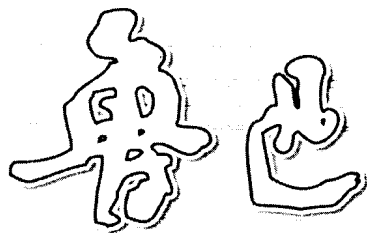
- 出席鲁迅先生宴会记 萧 军 /156
鲁迅和宋庆龄 李何林 /169
鲁迅先生 [日本]内山完造 /177
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 [日本]须藤五百三 /186
谨忆周树人君 [日本]藤野严九郎 /193
追念鲁迅 [美国]史沫特莱 /196
鲁迅印象记 [美国]埃德加·斯诺 /202
我的恩师鲁迅先生 [日本]增田涉 /206

故实·索隐

- 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 寿洙邻 /221
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 沈颀民 /230
鲁迅轶事见闻记实 周冠五 /238
鲁迅的婚姻和家庭 荆有麟 /243
鲁迅的读书生活 许广平 /249
鲁迅先生生活琐记 川 岛 /259
鲁迅和周作人 周建人 /263
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(综述) 葛 涛 /272

批评

- 《呐喊》的评论 成仿吾 /301
致志摩 陈 源 /307
死去了的阿Q时代 钱杏邨 /312
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 杜 荃 /324
请看我们中国的 Don Quixote 的乱舞 李初梨 /332
与蔡子民先生论鲁迅书 苏雪林 /342



评说八十年

- 复苏雪林 胡适 /348
鲁迅与我 梁实秋 /351
鲁迅的再评价 梅子 /356
近年批评文章 (摘编) /362

论列

- 毛泽东论鲁迅 毛泽东 /375
周恩来论鲁迅 周恩来 /382
鲁迅论 茅盾 /391
《鲁迅杂感选集》序言 瞿秋白 /415
鲁迅先生全集序 蔡元培 /436
鲁迅与高尔基 巴人 /439
鲁迅的人格和思想 许寿裳 /446
鲁迅的思想方法和天才特征 冯雪峰 /453
鲁迅之本质及其批评 李长之 /464
托尼学说,魏晋文章 曹聚仁 /481
鲁迅的复杂意识 [美]林毓生 /487

编者后记 /499

鲁也

杨眉 对千夫指

俯首甘为孺子牛

评说八十年



自序

《呐喊》自序

鲁 迅

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，后来大半忘却了，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。所谓回忆者，虽说可以使人欢欣，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，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，又有什么意味呢，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，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现在便成了《呐喊》的来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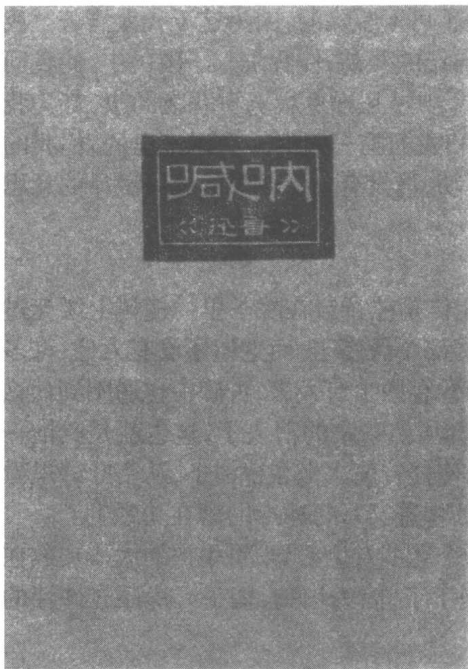
我有四年多，曾经常常，——几乎是每天，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，年纪可是忘却了，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，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，在侮蔑里接了钱，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。回家之后，又须忙别的事了，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，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：冬天的芦根，经霜三年的甘蔗，蟋蟀要原对的，结子的平地木……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。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

亡故了。

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，我以为在这途路中，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；我要到 N 进 K 学堂去了，仿佛是想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。我的母亲没有法，办了八元的川资，说是由我的自便；然而伊哭了，这正是情理中的事，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，所谓学洋务，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，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，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，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。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，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，在这学堂里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，算学，地理，历史，绘图和体操。生理学并不教，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《全体新论》和《化学卫生论》之类了。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，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，便渐渐地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，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；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，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。

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，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。我的梦很美满，预备卒业回来，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，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，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。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，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，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，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，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，而时间还没有到，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，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。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，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，我在这一个讲堂中，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。有一回，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，一个绑在中间，许多站在左右，一样是强壮的体格，而显出麻木的神情。据解说，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，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，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。

这一学年没有完毕，我已经到了东京了，因为从那一回以后，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，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，于是想提倡



第一本小说集《呐喊》，收1918至1922年所作小说15篇，封面由鲁迅设计，并题写书名。

文艺运动了。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，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；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，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，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，商量之后，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，名目是取“新的生命”的意思，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，所以只谓之《新生》。

《新生》的出版之期接近了，但最早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，接着又逃走了

了资本，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。创始时候既已背时，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，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，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《新生》的结局。

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，是自此以后的事。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；后来想，凡有一人的主张，得了赞和，是促其前进的，得了反对，是促其奋斗的，独有叫喊于生人中，而生人并无反应，既非赞同，也无反对，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，无可措手的了，这是怎样的悲哀呵，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。

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，如大毒蛇，缠住了我的灵魂了。

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，却也并不愤懑，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，看见自己了：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。

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，因为这于我太痛苦。我于是用了种种法，来麻醉自己的灵魂，使我沉入于国民中，使我回到古代去，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，都为我所不愿追怀，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，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，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。

S会馆里有三间屋，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，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，而这屋还没有人住；许多年，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。客中少有人来，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，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，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。夏夜，蚊子多了，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，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，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。

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，脱下长衫，对面坐下了，因为怕狗，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。

“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？”有一夜，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，发了研究的质问了。

“没有什么用。”

“那么，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没有什么意思。”

“我想，你可以做点文章……”

我懂得他的意思了，他们正办《新青年》，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，我想，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，但是说：

“假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，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，不久都要闷死了，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？”

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”

是的,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,然而说到希望,却是不能抹杀的,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,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,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,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,这便是最初的一篇《狂人日记》。从此以后,便一发而不可收,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,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,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。

在我自己,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,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,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,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,使他不惮于前驱。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,是可憎或是可笑,那倒是不暇顾及的;但既然是呐喊,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,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,在《药》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,在《明天》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,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。至于自己,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,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。

这样说来,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,也就可想而知了,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,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,无论如何总不能说是一件侥幸的事,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,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,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。

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,而且付印了,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,便称之为《呐喊》。

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,
鲁迅记于北京。